

書卷之三



曾孫繼珊家收藏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云黃帝之曾孫帝嚳生契。又傳十三世生湯。

契私列反。字本作佚。史記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甲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至反。

亳白各反

言存文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台音怡。本篇及後。吏非稱亂也。釋。諸篇並同。稱平聲。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糶刈獲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祭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俾伐祭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獲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祭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釋音 舍音 斷都 管反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絕也。割，剗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祭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

書卷之三

二

率為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若祭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祭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祭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

之曰目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

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為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

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

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

無釋言虺許倖反說文作韻奚仲左傳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為夏車正註奚

仲為夏禹掌車服大夫仲虺奚仲之後也相去聲先見反後胡茂反曉其臣

民誥即告也上下可通用如召誥洛誥

言俾卷二

三

多以下告上亦名篇曰誥此篇自依賢輔德以下皆進戒之辭故亦曰誥不必

言曉其臣民也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武功成改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

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如若而又恐天下後世

藉以為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

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藉藉為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釋音夜反

好去聲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績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為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為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為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

書傳卷三

四

以有為。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高善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為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績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為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

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王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言傳卷三

五

簡畧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囚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寔丞職反。與實字異音同。義。至也。以九反。草似苗者。桀卑履反。音與七同。不成粟者。足或云周禮大司徒。註給足。陸氏云。劉音子喻反。故韻書子遇反。下釋云。足其不足曰足。然陸氏於諸經中。但足恭之足。音將樹反。而給足之足。並無音。又案詩行露篇。以屋獄足爲韻。則所惡去聲。下同。但如本音矣。始記于此。治平聲。夏臺。文。

記索隱云獄名。夏曰鈞臺。
皇甫謐云地名。在陽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
克仁。彰信兆民。

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己。

言傳卷三

六

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若。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職。反。傳。近。巨。靳。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聲。下。同。當。去。聲。合。音。閣。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
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
室家相慶。曰奚予。后。后來其蘇。民之
戴商。厥惟舊哉。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為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比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高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兪。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釋音葛居蜀反。漢志葛國在陳留寧陵縣葛鄉。

案音密。盛時征反。復扶又反。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存。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釋音推通。惡惡上去。聲下如字。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曰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與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

書傳卷三

八

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與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邇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王之大法音好去音見形向反下同夫音也歟音聲音扶舍音捨要平聲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樂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難。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

書傳卷三

九

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真可畏如此哉。

釋 問分扶反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釋 傳

朝馳遙反。更平聲。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行胡孟反夫音扶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螫之毒不可堪忍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類之

類之

音徒

音徒

音徒

音徒

音徒

音徒

音徒

音徒

音徒

音徒

音徒

音徒

音徒

音徒

韋昭云為都陽城伊洛所近也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
玄牲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
命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祭之罪也玄牲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釋音陸又音力彫反說文力周聖伊尹也反并力也

言傳卷三

二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
賈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賈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寬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

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渊

輯和戾罪墮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計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墮於深渊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音與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愒慢也。匪彝。指法度言。愒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

釋音 樂音洛

爾有善朕弗敢赦。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書傳卷三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辜。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釋音 自赦也。亦未的。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

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一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

擊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行我烈祖。大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莫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祖暭則寅月起數。周末嘗改也。秦建。

亥矣。而史記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鄜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政辟亦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

言傳卷三

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爲湯崩。兵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稟。但此書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

爾餘元

釋音

見形向反。侯向羣后。此言侯甸。則是禹貢五服之制。至是已改。

為九

服矣

擊音計寅。延知反。音與夷同。又夷真反。說見堯典篇數。雙遇反。下同。朝馳

也。日月相合。故曰合朔。史記歷書注云。以建

子為正。故以夜半為朔。若建寅為正。則以平

旦為朔。是三代改正亦改朔也。今案日月之

合。遲速有定期。朔豈可改。必會朝發命。用此

時而已。尹字東齋陳氏云。三代而上未聞有

以字傳者。且其自稱曰尹躬。則非字明矣。孔

疏據孫子及呂覽云。名繫。或自有兩名。或更

名耳。長上聲。喪平聲。下並同。衍空。早反。更平

聲。夫音扶。下同。屬音驪。離去聲。而為去聲。下

書傳卷三

十一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

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

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

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率循。假借也。

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

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

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

而覆亡之禍。又如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舉學者由

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我如字



監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

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又惟親立

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

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發入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反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

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

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苗兩邦茲惟

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成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涕也。先民猶前苗平舊德也。從

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湯放棄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旣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釋音

樂音洛。臣易夷。益反。處上聲。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言傳卷三

十二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

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發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繼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傳：謂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皋陶之刑，貪以敗官爲墨。恒，胡登反。下同。刑，松潤反。逮于願，則下當從日。但此章及文侯之命詩者，而艾禮記者，指使者者，周禮伊耆氏之類。古註本皆從目。唐張參五經文字云：下。現，形狄反。從目者，非比。毗至反。喪去聲。男曰現，女曰巫。倒刀號反。好惡並去聲。墨左傳云：昏墨賊殺。謂有此昏墨賊三者之罪，則皆當殺。是

言傳卷三

墨者罪之名也。此云其刑，墨是指五刑之墨。乃刑之名也。劉說非是。叔向許亮反音與享同。晉大夫事見左傳昭公十四年。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爲善則降之百祥。爲惡則降之百殃。各

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釋音屬音燭傳注，戀反，稱平聲。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書傳卷三

九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何反。阿倚，孔疏云：古人先此以發之。何反。讀阿倚同音。故阿為倚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緒。

顧，常自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

伊尹言成湯常自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釋音
益反音與璧同下章並同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為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日拙則

書傳卷三

二

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為戒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桀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也
釋音
先見並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周朱子語錄云二字不可曉或云周當作君篆文相似而誤也相去聲下同

王惟庸罔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
釋音
庸朱子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六字只作一句讀庸為
王庸作書之庸為是

釋音
語錄云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不。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濕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濞。子。皓。反。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書傳卷三

三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委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音。鮮。上。伊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四序。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也。欽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不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彼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

賢君之事。學釋音省息非反。天括孔疏云。而知者也。釋音括古治反。天未也。說文云。天括葉弦處。新安程泰之云。矢之尾末岐而銜弦處也。申去聲。

王未克變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

于弗順。管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

俾世迷

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稱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

書傳卷三

三二

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管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夏克終允德

徂往。允信也。有諸己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史以導其為非者。太

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汙染。

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

德。結此篇以釋音從史。上子勇反。下音勇。勸發次篇之義也。字書作慙。慙比。毗至反。

昵泥質反。汚音烏。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一月朔伊尹以冕服奉

嗣王歸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蓋衮

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

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

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書 卷三

二十三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罔不。可無君而君亦不可矣。民也。

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

是豈人力所為。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

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益反。夫音扶。

王拜手稽首。以予小子不明于德。自

底不類。欲敗及縱。敗禮以速戾于厥

躬。天作孽猶不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

往背師保之。弗克于厥初。尚賴匡

救之德圖惟

又

拜手首至手也

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

師保其禮如此

於蕩而墮禮儀度就事言

而亂法度縱肆

也速召之急也庶罪孽災

之也禮就身言

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

追逃也既往已

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

不能謹之于始

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

也當太甲不惠

而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

尹不言夫太甲

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

之復昔之晦今

王新湯武

而光采炫耀蓋

之下乎

不可及已豈居

夫音扶炫

用反字本作釐

同孽魚

用追胡玩反皆

佩

卷三

五

伊尹拜手稽首

曰修厥身允德協于

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

人甲也修身則無貶度敗禮

之事允德則有

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

先王子惠困

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並其有邦厥

邦乃曰後我后后來無

罰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
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

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後來其蘇之事。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書傳卷三

三五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倫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誠，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

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太過人者歟。

音釋

重

重儲用反。易以政反。幾居稀反。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書傳卷三

二十六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

音釋

治

治去聲。下同。否。府久反。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釋音今去聲。其監視此也。監音蓋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

音傳卷三

三

人情孰不欲善終。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官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逆于

汝志。必求諸非道。

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逆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正丁情

之偏也。釋音鯁音杏反。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

萬邦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豈不為一門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真正也一人若有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刃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心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言非世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也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不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具

書傳卷三

三八

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己之所自愛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首首音口有上語必有為而發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又氏取其

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生歸乃陳戒于

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必反

曰。嗚呼。天難。謹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謹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釋音

特

反壬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

書傳卷三

三九

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言之。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

時乃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書傳卷三

三十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

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蓋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不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釋音

任。如鳩反。左右。九反。音與有同。與。左右厥辟。不同音。爲。並去聲。陸氏音爲上。爲。民之爲。去聲。爲。德。爲。下。之。爲。平聲。蔡傳無明文。朱。夫音扶。左右厥辟。子語錄云。並當作去聲。

釋音

左音佐。右音佑。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

克一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眾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為精密。音機與去聲。

音傳卷三

主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

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以見形之效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

可以觀政。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

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傳

昭如字音詔非避晉諱改也。他彫反遷廟也見形向反。

釋音

長

上長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

成厥功。

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母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於取人爲善則

書傳卷三

三

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埋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爲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

揆也。

釋音

盡

盡子忍反。

傳

間去聲。

同并平聲。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圯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本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詰。實詰體也。三篇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為一篇。陸云本陽甲。湯八世孫。又作殷。祖乙之子。自盤庚又傳八王至武乙。復遷河北。朱子云。商盤周詰不可解。今蔡傳於盤詰諸篇。闕疑處甚少。恐非朱子本意。讀者於其強通處畧之可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慙

出矢言

書傳卷三

三三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言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諭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高兼稱。或只稱殷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取不可居。決當遷。

也
釋音 盡子
忍反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寧。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之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攷矣。五邦。漢孔以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攷之。則盤庚之前當

人言傳卷三

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釋音 恪。克。各反。寧。亶。多。

早反。囂。牛刀反。相。去聲。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顛。仆也。由。古文作粵。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蘖。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釋音 牙

葛反。又魚列反。字本作攔。又作拑。粵。說文引書云。若顛木條之形。謂已倒之木。更生孫枝也。而復扶又反。

條之形。謂已倒之木。更生孫枝也。而復扶又反。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數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渴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實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恣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舉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

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渴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咸在也
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釋音
教反
漢平帝紀註一切者權時之事如以刀切物苟取齊整不顧長短縱橫也又七計反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

心無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

衆之辭實爲群臣而發以敷民由在位故也

釋 去上聲爲去聲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謀在於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說謊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破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

書傳卷三

二十六

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釋音 鵠反 義尼交反 陂彼義舊一章可見 鵠反 與說通 沮在呂反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舍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才畏懼於我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

稽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全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

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洪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字。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書傳卷三

三七

傳 去上聲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

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強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

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釋音

昏 音

傳

汝不和。十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

敗禍。茲九以自災。十厥身。乃既先惡。

強平聲。下同。

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
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
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
以浮言恣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適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
弗靖非予有咎

吉好也先惡為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
儉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况我
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
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適其猶可撲

書傳卷三

三

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
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為不安非我有過也此
章反復辯論申釋音陸奉如字孔傳云奉持故
言傲上之害釋音陸音孚勇反恫音通陸
又勃動反相去聲儉思廉反燎盧皎力照二
反嚮許亮反古但作鄉今通作向後篇並同
撲普反復音腹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

新

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敏
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
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
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見

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

釋音

林反

任如

古我先王。既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子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

書傳卷三

三九

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釋音

二反

選須縮須究與去聲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釋音

長如字

射食亦反

中去聲

少

失照反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
有佚罰

用罪猶言為惡用德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爾邦之善惟汝眾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
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
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
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
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釋音當今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

